

## 冷冷弦上 說 bass



### 邱慶越

越亮堂堂主，常春藤高中二年級生。

曾獲第十七、十八、二十屆夢花文學獎，並入圍第三十四、三十五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。首次成為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人。

即將出版之英文著作：*PATAS — OVER THE RAINBOW*。

喜歡看鳥立於電線桿和電線桿間的電纜線上，那一條條結伴穿行的電纜線如弦般地劃破天際，常常想望自己是那隻鳥，得以撥弦自鳴於一身優雅，亦又如肩負著什麼一生懸命的重責，孤傲、孤獨地自陷其境，寧靜而致遠。

我對弦情有獨鍾，比起鍵盤類的樂器，弦有清冽的特質，更有一種任性，或放蕩或放肆如野馬奔騰之勢之氣，也或許，我的個性和 Bass 之間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態度吧！我在國中二年級開始學 Bass，起初那種自以為自由恣意的態度是對的，但也因底子不深厚，誤把亂彈當隨性；在某天的兩堂夜課裡，我和指導老師間齟齬不合，我氣憤難消，不知所以，「明明就彈得很好，不解老師所謂何來？」事後冷靜地想想，原來是自己所學太淺而難以體會錯點為何，就好比把亂寫瞎當草書一樣天真而自以為，那種要不得的自我感覺良好，如今想來還真是令人羞赧不休、慚愧不已。

學得越深，心越靜，學得越久，心越穩。我總是喜歡一個人在床邊拾起我的 Bass，俯視琴弦，手指在弦上撥弄一二，然後以心去識讀弦音變化，撥弦或緩或急、或輕或重、或沉或亮，晃眼間就度過了半天；我特愛 bass 弦音裡的「優越感」，在看似輕緩中尋求一種內運的高點；過去有人以為 Bass 是附屬的樂器，但附屬的樂器也是有它本體的价值，數十年來的變化，Bass 也已不再單純

附屬而更添獨立的地位，也因此，我為 Bass 的低調美學所深深著迷。

彈奏樂器理應是表現一個人的心性，就好比貝斯手 Roy Huskey Jr. 用 Bass 展現了他的聰明、幽默和謙遜；Edgar Meyer 則透過 bass 突出了他是一位充滿智慧和遠見的作曲家；而 Marcus Miller 則以精練的彈奏技巧、細膩的樂曲創作和創新 Bass 的彈奏風格，一展大師風範；Meshell Ndegeocello 讓 bass 充滿誘惑、靈性與感性，這些讓 Bass 嶄露頭角的大師級貝斯手，讓我更深切體會到如何把琴入魂，如何擁抱和撫慰 Bass，渾為一體地去做任何可以做的事。

其實，學 Bass 除了學孤獨自處外，更讓我和長兄間有了共同的話題。大哥學琴學得雜，看得也比我多，也因他學多，當初是他建議我選擇 Bass 作為玩樂器的首選；後來，他也跟我學 Bass，我們兄弟倆，每當我週六從學校宿舍返家，他都會跟我徹夜閒聊，或互相討論、切磋、琢磨音樂的樂趣和樂器的指法、節奏和花樣。大哥說：「Bass 的琴音如浪高浪低，穩穩沉沉便暗藏磅礴氣勢」，而我回說：「Bass 低鳴作高明，伴奏（grooving）獨奏（soloing）皆有情，可以清脆如 Funky 節奏，亦可得與人生綿密交織的旋律線，更可純然還以深沉感性之音，在在都令人醉心和掏心。」

除此之外，Bass 的角色十分特殊，俗話說：「玩 Bass 就是要去襯托那些高音頻的樂器」，更墊高了一種「老二哲學」的分量。這在人人想出風頭的年代裡，Bass 所代表的時代意義是成功不必在我，而我的存在卻無法被忽視。Bass 就是這麼低調而傲骨，當年我選擇學習 Bass 就是因為多數人以為它在樂團裡的能見度不高，更因為乏人問津，更顯得它「少」的重要性，不跟風搶學樂器，而甘於在重節拍的 Bass 中找尋自己的重要性，這就是我所說的，「Bass 裡的優越感」，我徹徹底底的感受著這樣的孤傲。

春天的甜美有時髦的 Bass，夏日的熱情有搖滾的 Bass，秋季的感傷是爵士的 Bass，冬日的憂鬱藏著藍調的 Bass，正如唐朝劉長卿在〈彈琴〉中寫道：「冷冷七弦上，靜聽松風寒。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。」雖然 Bass 僅四、五、六弦，不及七弦，而我亦得古人之趣，可搖滾、可 heavy metal、可藍調、可爵士、可拉丁，縱橫彈撥著我的琴弦，細數著它的美好。

學 Bass 是一回事，敘述如何寫 Bass 又是另一回事。作者鉅細靡遺書寫學 Bass 的經驗過程，這種經驗過程也是生命成長的痕跡，總在學習中慢慢成長，跌跌撞撞；在成長中學習到成功與失敗。作者漫不經心的文字，為不識愁滋味的青春，寫下理性的樂章。

—胡金倫

得獎感言

數匹馬奔馳著，在廣大無邊的草原中，盡情揮灑著青春，或許沒人看出半點端倪，或許沒人發現何方身影，然從金烏西墜之際，抖落的餘暉中，仍喜得隱隱亮出我已入躍馬之列。

這身平凡，猶可得雄心沸騰，今忝遇伯樂，初登榮殿，於此，敬謝評審厚愛，亦謝家人扶持，獲獎如添手中火炬一把，願可更亮眼而照開前方文學大道。